

書名 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
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清
張竹坡 評
卷 冊二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49
編號 D8644800

全像第二十二冊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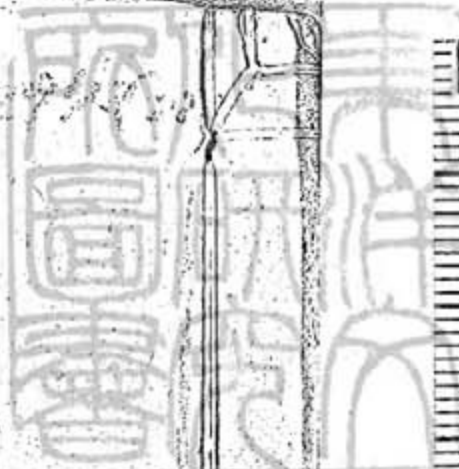
彭城張竹坡批評

第一奇書

玩花書屋藏板

科2972

金瓶梅



二十三

双紅堂
小說
49(22)



第八十六回

李倫言

為敬濟無知小子不經世事強作解人如畫喚醒多少淨痕子弟

引敬濟必用雪娥葢殘枝敗草必用雪壓之而倒也然後知入手金蓮激打雪娥文字之妙

張團練喻荷葢之猶張也今雪壓陳莖之芟宜乎團葢不能復張故下文張團練即與敬濟分矣

夫水秀才不來溫秀才已去漚兒已罄梅子不酸則蓮花之渴何如是能少延旦夕殘喘不過於污泥中取其潮濕耳然則金蓮之不堪田地又何如

夫金蓮一去理應即用武二手刀之惟恨其緩也奈何又到

科2972

(22)

下回不知作者，蓋欲順水推船，將伯爵十弟兄公案一照，故用張二官，不然平平散去，捨不盡十弟兄之惡。若春鴻又是順水船中，順便文字，至于守備府，又爲埋屍一段文字，夫必寫埋屍，所以結金蓮出落春梅之筭也。至若陳敬濟，又不得不然之文，乃爲歸結陳洪張氏大姐之筭，而後文馮金寶并嚴州，又爲作花子做道士之筭，一層層又逼人守備府中與春梅复合也。文字相生開合之妙如此，是大開架蓋五鳳樓手。

金蓮一生之淫行，千古罕見，以敬濟爲西門之婿，而不知羞，皆可與合。以王潮爲王婆之兒，亦可與合。則天下之畜類，凡有陽物者，亦無不可與合也。

第八十六回

雪娥咬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潮兒

詩曰

雨打梨花倍寂寥

幾回腸斷淚珠拋

睽違一載猶三載

情緒千條與萬條

好句每從秋裏得

離魂多自夢中消

香羅重解知何日

辜負巫山幾暮朝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敬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賬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敬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敬濟道：我往刑街討賬，竟到這里。昨晚小大姐出



來不在你這裡薛嫂道是在我這裡還未上主兒哩敬濟道這
 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見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
 家文母好不分付我與後主因為你每通同作弊弄出醜事來總
 把他打發出門叫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趁早
 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厮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場見明透
 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下的門那敬濟便笑嘻嘻袖中拏出一兩銀
 子來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
 姐夫自恁沒錢使將來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舖子當了人家
 兩付扣花枕頂將有一年來本利該八錢銀子你尋與我罷偏以
 作襯又過人開筆敬濟道這個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
 下文來安請敬濟裏間房裡去與春梅厮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夫如定菜兒

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盞酒并肉鮮之類叫他二人吃這春
 梅看見敬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
 兒兩個弄的上不上下下不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敬濟道我
 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
 尋投奔又悟隙底你叫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我醜菜已
 是入不的哇了不娶春梅意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裡去計較了回
 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敬濟敢干肆惡
 是西門肚腸處在此又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桌見擺了兩個做一
 之之處飲酒叙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搭說了回月娘心狠
 宅裏恁個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
 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春梅敬濟二人傍夾一人還要舊時

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裏傾倒那碗內也拋撒些兒若是金蓮碗中
也絕原來這等夾腦風臨時出門倒虧了小玉了頭做了個分上小
得寵叫他娘拏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拏甚麼做上
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叫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
的叫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個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 水沉沉皮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 結下來生歡喜帶

兩個幹訖一度作別比時難割難捨為下數回薛嫂恐怕月娘使
人來瞧連忙擗撥敬濟出港騎上頭口來家遲不上兩日敬濟又
稍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襖與春梅又尋枕頂出來與薛嫂兒
又拏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



安小廝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
兒到家學了語說姐夫也在那里來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
替兩替叫那薛嫂兒去儘力敷說了一遍道你領了奴才去今日
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掙錢
兒與你家使原若是你不打發把了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叫馮
媽媽了賣你再休上我門來必如此好催這薛嫂兒聽了到底還
是媒人的嘴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怪我差了我趕着增福神
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
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有這些銀
子陪上月娘又道小廝說陳家種子輕薄語月娘自今日在你家
和了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嚶耶嚶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

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獅子街舖內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頂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裡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快搗謊駕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吃短吃好他在那裏也沒的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六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上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個銀子逼入守備府無痕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店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曾這幾套唱好模樣兒纔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



出不上薛嫂當下和月娘禪死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襖兒藍段裙子脚上雙轆尖趨趨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又紅又白所為自梅花對紅梅花者身段兒也我云兩樣寫法以此不短不長一對小脚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拿來家鑿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拿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價錢輕而賞錢重妙絕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免不過只得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賺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賺錢養家令人不為月娘家恨而為玉樓恨却表陳敬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不如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

後照看上了鎖方纔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脚敬濟十分急了先和
西門大姐嚷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婿不
道的雌飯吃吃傷了你家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待橫處你是我
老婆不顧瞻我反說我雌你家飯吃我曰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
只是哭涕十一月念七日孟玉樓生日一年玉樓安排了幾碟酒
菜點心好意叫春鴻拿出前邊舖子叫敬濟陪傅夥計吃月娘便
攔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傅夥計便與傅夥計自家吃就
是了不消叫他還缺邀來上房知謝便見月娘失防閑便絕不妨
此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了不勾又
使來安兒後邊要去傅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
我也不吃了敬濟不肯不知深淺定叫來安要去等半盞來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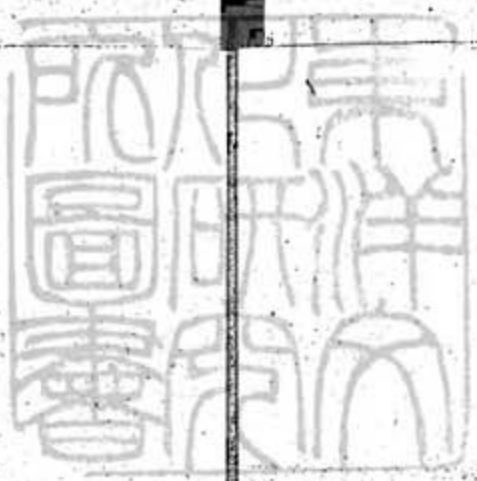


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敬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又使他
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
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每也欺負我起來了
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
麼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
我大丈母聽信奴才言語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絲他我好耐驚耐
怕兒傅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
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牆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
了一般敬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母
聽信小人言語罵我一篇是非就等我合了人人沒合了我妙語
冷舖中晏公廟則此語難說矣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裏老婆都刮刺了到官也

只是後文母通奸論個不應罪名月娘指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容易你且見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作死都是未見天日之言然自是西門，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先計我，不圖打魚只圖濯水，要子會事的把俺文婿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家便益，本意復合傅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了，王十九只吃酒，且把散話休題，這敬濟睜眼瞅着傅夥計，罵道：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揭挑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來，我才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也擠撮我起來，是醉話是我，我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賺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是飽了，心裡要打夥兒，把我疾發了去，要奪轉兒做買賣，好趁錢。

養家我明目本狀也帶你一筆，又容易之甚叫他打官司，那傅夥計最是個小胆兒的人，見勢頭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

小廝收了家活後邊去了，敬濟倒在炕上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傅夥計早辰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說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才料，如臭屎一般丟着他，月娘意只如此便了當初你家爲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月娘抵賴總是與也只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那的恐怕小人不足，叫俺家晝夜耽心，你來時纔十六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帚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



欺心怎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着他夥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
 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不是常教他羞的事一面把傳夥計安撫住了不題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鋪擱着一屋裡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
 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傳夥計吃放在桌上孝哥
 兒在奶子懷裡哇哇的只管哭這陳敬濟對着那些人作要當真
 說道我的哥哥乖兒你休哭了向眾人說這孩兒倒相我養的
 依我說話寫來確是一叫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
 意見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裡說
 不說這陳敬濟趕上踢了奶子兩脚戲罵道怪賊連邊市井你說
 不是我且踢個响屁股兒着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
 向月娘哭說姐夫對眾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
 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必對鏡寫月影也半日說不出話來
 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荆山玉損好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
 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
 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花也月餘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
 搬救了半响泡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必曾只是
 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五樓孫雪娥將敬濟對眾人
 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趕着我踢了兩脚把
 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雪娥扶着月娘待的眾人散去悄悄在房
 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友越發不好了必用雪娥

一絲不紊怨毒之干人大矣哉這小厮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脚
總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
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蟇得水蠱兒病只顧叫那小
厮在家裏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下老實打與他一頓上岳廟
灶前此即時趕離門叫他家去處敬濟然後叫他王媽媽子來把
那淫婦叫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狗屎臭尿掠將出去一天事
都沒了處金蓮平空留着他在家裏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
也扯下水去了如此雪娥說完乃知激打一回直透此處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
已定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伏了丫鬟媳婦七八個人各擎
短棍棒使小厮來安兒請進陳敬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
關了叫他當面跪下問他你知罪麼那陳敬濟也不跪轉把臉兒



高楊佯佯不採是此日月娘大怒於是牽領雪娥并來與兒媳婦
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五綉春眾婦人七手八脚按在地下拏
棒搥短棍打了一頓亦非如此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
的這小夥兒急了把褲子脫了露出那直豎一條棍來深醜月
的眾婦人看見都丟下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
裡罵道好個沒根基的忘八羔子敬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
是我這個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拽着褲子往前走了
月娘隨令小厮跟隨叫他算帳交與傅夥計敬濟自知也立脚不
定一面收拾衣服鋪蓋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
往他母舅張團練家艾莖浩與荷他舊房子自住去了正是

唯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潘金蓮在房中聽見打了敬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憂悶
上添悶一日月娘聽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兒去叫了王婆來那王
婆自從他兒子王潮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百兩銀子來家
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爲解渴作也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
櫃開起磨房來聽見西門慶宅裡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前到路上
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去了有了媳婦兒
不會玳安道還不曾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人請我做
甚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
沒養兒子倒養了女婿天成妙語玳安的可見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
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麼天麼你看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怎守
得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個兒來了又是天生妙喻就是你家大姐

那女婿子他姓甚麼王婆總是一絲不亂許久不見寫來使婆兒活跳紙上不敗一線真是化工之筆玳
安道他姓陳名喚陳敬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事
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裏坐坐兒
折針也迸不出個來方知寫何十事之妙爲此下線也只叫丫頭倒一鍾清茶我
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他還出來好個
浪蹄子淫婦數語爲後文勒據作勢休說我是你個媒主替你作成了恁好
人家就是閒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
家裡炒嚷作亂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
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叫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
是輪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裡少不的也
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自有個處兩個說話

間到了門首進入月娘房裡道了萬福坐下了鬢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恐把潘金蓮如此這般上頂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叫他吃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死鬼為他月娘無禮處可恨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怎個銀人兒也有王樓瓶兒皆帶銀錢來惟至金蓮費出錢去然則金蓮為單以色見長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來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是了亦是正言我知道我也不冒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

上便是這等說到臨岐少不的顧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擡

頭露面的不吃人笑話處處寫小玉為窮王之根月娘不言語了寵愛小一面玉如面

使了鬢綉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裡就睜了

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

叫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為下甚

麼非作下甚麼歹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這裡打

哄做啞裝聾自古蛇儂碾確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裏明

金蓮你休呆裡撒奸說長道短我手裡使不的巧語花言如西游記尋得

妖精主人幫閑鑽懶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

公來也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蛋你休把養漢當飯如語我

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乃作者特打發其上鬼門閉也金蓮見勢頭不好料難

久住便也發話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有勢休要使盡了
赶人不可赶上我在你家做老婆也不是一日兒怎聽奴才淫婦
戮舌便這樣絕情絕義的打發我出去方知寫書童玉簫以至我
去不打緊只要大家硬氣守到老沒個破字兒纔好又為玉樓雪
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
子一張抽替桌兒四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
的鞋脚都填在箱內把秋菊叫到後邊來一把鎖就把房門鎖了
月娘狠極生生世上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大哭
上不愿見此等人金蓮穿上一回又走到孟玉樓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一場一旦分離兩個
落了一回眼淚此處又以玉樓樓瞞着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對金
碗簪子一套翠藍段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姐與你離多會少了你



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千里長蓬也沒個不散的筵席
二語冷盡你若了有人家使個人來對我說聲奴往那里去那裡
西門一生志也順便到你那里看你去又是永福寺內識語也是姊妹情腸于是酒淚
而別映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見此
又小玉之簪映轉金蓮王樓道我的姐姐你到有一點人心
兒在我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桌子拍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
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纔回玉樓是終始金蓮正是
瓶兒春梅三人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共生離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
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
床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仍復收到
簾下何等

筆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画眼就是彈弄琵琶方是金蓮王婆不在
就和王潮兒鬪葉兒下棋方是金蓮那王婆自去掃麵喂養驢子不去
管他朝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刺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
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間床上和王潮兒兩個幹搖的床子一
片响聲分滿足被王婆子醒來聽見問那裡响王潮兒道是櫃底
下猫捕老鼠响王婆子睡夢中喃喃响口裡說道只因有這些
麩麵在屋裡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不得睡一語透過武二之切
良久又聽見動且搖的床子格支响王婆又問那裡响王潮道
是猫咬老鼠鑽在炕洞底下嚼的响婆子側耳果然聽見猫在炕
洞裡咬的响方纔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廝幹完事依舊悄悄上炕
睡去了有幾句雙閑說得這老鼠好

你身軀兒小胆兒大嘴兒尖忒潑皮見了人藏上躲上耳邊願
叫上唧上攪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偷偏好鑽穴隙更
有一庄兒不老實到底改不的偷餽抹嘴直與飄的一唱相對
也蓮

有日陳敬濟打聽得潘金蓮出來還舊王婆家聘嫁因提着兩吊
銅錢走到王婆家來婆子正倚門前掃驢子撒的糞這敬濟向前
深深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敬濟道請借裡邊說話
王婆便讓進裡面敬濟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
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麼人那敬濟嘻嘻笑道不
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
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不是他家女



婿姓陳的來此處撞蠓子寫王婆子真是狠手我老娘手裡放不

過敬濟笑向腰裡解下兩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吊錢權作

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

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

許叫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

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又映十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

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何不令每日見面倒我不管閑帳你如

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敬濟見這處婆口硬不收錢又

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雞扯腿跪在地下說

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

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了簪子和錢分付你

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涎眉睜目只顧坐着總是

法地步非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我與成衣日要十

吃醋也有知如此於是掀簾放敬濟進裡問婦人正坐在炕上看見敬濟便

埋怨他道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稍沒下稍

出醜惹人嫌與春梅你就影兒也不來看我看見了我娘兒們好

好的折散的你東我西皆是為誰來說着扯住敬濟只顧哭泣此

與春梅王婆又嗔哭恐怕有人聽見夾寫王婆筆敬濟道我的姐

不同力到底健甚姐我為你開皮刷肉你為我受氣耽羞一語又是怎不來看你昨

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裡去了痴心做處聽知你出離

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

兩個恩情難捨折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



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裡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到你家去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可又一個要偷娶婦人道現今王乾娘又不是西門典型尚在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敬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母說當初你家爹為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敬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熱了折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顧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母舅那里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六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裡了昨日湖州販細絹何官人出到七十兩何官人本為王六兒



出線不謂又為潘六兒開映不知又為王六兒點歸着文字嚴整細密之甚大街上張二官府如今身在提刑院掌刑又是提刑院西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門有知將奈何擎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却傷了哩一當下一直走出街上大嚷喝說誰家女婿要娶父母還來老娘屋裡放屁王狠敬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禁聲我依王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為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去就不是你的人了潘婦囑人如此敬濟道我顧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米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先與你說明

目着一末敬濟道這個不消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敬濟作很毒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顧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此一去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第八十七回

此回方結冷遇親哥嫂之人至一百回乃又結冷遇之文方知一百回如一百顆明珠一線穿串來也

寫一百回方寫一武二又是第一回特特相照非泛泛寫伯爵之冷煖也

寫張二官不要金蓮之語乃見伯爵落得做小人不是又寫一有主見之張二官也作者何暇為此書無因之人寫其主見不見王三官林氏諸人至西門死後久已不在此書之冊內矣

寫月娘暗中跌脚方知玉簫藏壺之妙夫殺金蓮與玉簫藏壺何與哉須知月娘與金蓮進門時深愛之也不深愛不能

使金蓮肆志爲惡以與諸人結仇然而使月娘終始愛之則小玉之私祇安且成婚矣如意之私來與亦合房矣所云家醜不可外談者是也使金蓮不傷月娘之心則雖有敬濟云云或亦逐敬濟而遣大姐金蓮未必去也此實論時度勢之情卽月娘大有主見令其改嫁亦必念姊妹之情留之家中尋售主而遣之此亦當情卽不然王婆來云嫁于武二月娘必傷其心亦必叅以一二言而王婆雖貪而忘禍特無一冷眼者提醒耳一聞月娘言而王婆變卦武二哥之事不穩矣夫打死李外傅月娘之夫几遭毒手豈有不冷眼觀破今日之事乃不發一言止暗中跌脚且轉而與王樓言是其情義盡矣其怨恨深矣其情義盡而怨恨深者在何處蓋在撒潑

之一日至撒潑又起于玉簫之透漏消息玉簫之甘心爲用是又在書童之私而乃有三章之約夫書童之私却如何先安一根則用寫藏壺也然則書童者死金蓮之人也故獨附瓶兒而不附金蓮其必瓶兒生子而卽來者蓋卽于最鬧熱已伏一殺金蓮者矣至于瓶兒死則必用死金蓮矣故卽人三章約然則三章約者勾魂帖也夫瓶兒爲一樣淫婦何以于生子時不伏一死之之人曰固早伏之矣死瓶兒之人卽用子虛則瓶兒未入西門未嫁竹山之先喬皇親花園中已伏之也何以見子虛死之蓋子虛以鬼胎化官哥官哥以愛緣死瓶兒是子虛死之也然而非子虛死之也金蓮死之也又何以故官哥不死瓶兒不死金蓮又死官哥之瓶兒子虛





固欲以官哥之死死瓶兒然非金蓮以死官哥之死授子虛則子虛亦空爲孽化耳是金蓮死官哥實金蓮死瓶兒也金蓮既爲死瓶兒之人則于翡翠軒特對照一葡萄架早已伏一死瓶兒之人矣是瓶兒生子而書童來內室乞恩而書童附瓶兒一死而書童去明似爲瓶兒寫一書童暗却爲金蓮寫一書童爲瓶兒寫者是此日同龍之人即將來同散之人似沒甚關係爲金蓮者蓋既從水滸傳中武二手內刀下奪來終須還他殺去夫既奪之來而如何令之去故必用敬濟然徒用敬濟何以處月娘數年之情分使不寫其與月娘花攢錦簇凶五年又何必向武松討情分奪來既極力描其花攢錦簇乃爲敬濟事固應棄之必遺亦不應知其必死而不一言此玉簫離開之人必不可少而所以成此離開之人者則因書童然而三章約出之金蓮口中則又金蓮之自殺古人云有機心者必有隱禍蓋以此也是故書童必以瓶兒生子而來瓶兒一死卽去始終爲瓶兒之荆聶以引起金蓮之禍端爲瓶兒九泉之笏也然則金蓮死官哥官哥死瓶兒西門死武大金蓮死西門敬濟死金蓮究之作首隱筆蓋言月娘死金蓮耳何則暗中跌脚故也夫月娘之所以必死金蓮而不一救之者由于撒潑撒潑由于玉簫玉簫過舌則因瓶兒之衣如意之宿是又瓶兒之靈殺之也究之玉簫之所以肯過舌者三章約也是金蓮固自殺而三章約所以肯遵依是又書童之故然則藏壺而云搆疊豈非一日一人一事

之釁也歟。危机相倚如層波，叠起不可窮止。何物作者能使大千世界，生生死死之苦海，水盡掬入此一百明珠之線內，嘻技至此無以復加矣。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志禍

武都頭殺嫂祭兒

詩曰

悠悠嗟我里世亂各東西，存者問消息死者為塵泥。女子

家既敗壯士歸來時。

四句 哭盡

行久見空巷日暮氣慘淒，但逢

狐與狸，堅毛怒裂背。我有獨鏤劍，對此吐長霓。

為冷兄弟 一世憤氣

已貫口 虹矣

話說陳敬濟顧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上東京

也不題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發賣秋菊。這春鴻正去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

裡去。春鴻道：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

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裡秋菊了。頭伯爵又問你五娘為甚麼打發

出來嫁人。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

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便不是大姑 娘可嘆可嘆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趕

出往家去了。昨日總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

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揸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

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產，他家你心

裡還要歸你南邊去，還是這裡尋個人家，踉蹌春鴻道：便是這般

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



賣了琴童兒畫童兒都走了。點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
 回南邊去。又沒順便人帶去。所謂無便這城內尋個人家跟又沒
 個明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身不牢于山萬水又往南邊
 去做甚你肚裏會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
 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見頂
 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于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
 房。此他家與那房他家不同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
 一箭就上垛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裡他性
 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個知又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
 倒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
 足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

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
 怕家中大娘孤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
 爹討個帖兒封一兩銀子與他家。兩個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三個他家與上
文無數大官人不怕不把你不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
哥字相映也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
 娘不在話下。秋菊原為去金蓮之樣金蓮去矣則秋菊不賣安用哉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
 張二官宅裡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
 答應便拏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送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
 吳月娘家中正陪雲裡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裡守補在清河
 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裡有東西就安心有
 垂涎圖謀之意。與夢境此日正買了八盤羹菓禮物來看月娘見

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就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為定禮。官比哥結親，聽見玳安兒拿進張二官府帖兒，并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見做提刑官，一語千古傷心。夫當不可不與他銀子，也不會收，只得把箱子與日不自家現做。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緻，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為年少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他人拿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



婦人在家養着女婿，方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

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嬌人來家

做甚。寫張二官總欲使伯爵一個小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

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厮把第六個

娘子娘兒兩個生生吃他害殺了。金蓮罪案一總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緻，俗例舉

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厮，就一連

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所謂不圖薛嫂兒

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持他，立他做二房大娘

子，一目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孫二嫂在東廂

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叫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

薛嫂兒說金蓮出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

金蓮家法

俺娘兒兩個在一處斯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曾呵着

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只知折散開了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每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三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與了兩方手帕二錢金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擎着銀子和王婆說王婆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便罷了



天也不使空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拿回銀子來稟守備丟了兩

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好友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

做伴兒死也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

忠已伏同張勝李安攬包內拿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

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

老爹家抬的去了差十兩又照推光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

了說道三隻脚蟾便沒處尋兩脚老婆愁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

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裡老爹管不着你不是新

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爹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

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勸措俺兩番三次來回賊老淫婦越發鸚哥

兒風子拉着周忠說管家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叫牢子

拿去授與他一頓好拶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敬濟那口食絲他罵只是不言語為武松作地非二人到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百兩拿轎子抬了來罷周忠說爹就與他一百兩王婆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擎到府中授與他一頓拶子他總怕看官廳說大段金蓮生有地而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為証

人生雖未有前知 禍福因猶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接下一頭單表武松自從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

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為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叫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叫看顧他一路將水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遠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隣姚二郎交付一兒一脈一那時迎兒已長六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就有人告他說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又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

踏破芒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次日理幘穿衣逕走過間壁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裏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便問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搗麪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次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鬍子揷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以此方一面請他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樁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个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叫人笑話婆

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在便在我這里倒不知嫁人不嫁人還有防次後聽見說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婦人在簾中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我這段姻緣還

落在他手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來必如此寫來方使金蓮昔嫁武二有情理不然金蓮十二分聰明人豈不知防患乎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

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我一件只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

門大官人當初爲他使了許多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勾了這一句

武二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的話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滾尿流沒口說



道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濃點了一鍾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比雪天圍爐何如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說的緊又有三四个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兌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先下米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內婦人道既娶奴家叔叔上緊些猶稱叔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兌銀子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拿出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拿天平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敬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合着我見鍾不打去打鑄鏡

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說道還是武二哥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

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你等不到晚了財之迷也待我往他大娘

那里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晡兒光光晚夕做個

新郎財之迷人如此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友又後落

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只叫我發脫又沒和我斷

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二十兩銀子就是了綁着兒也落他一半

半養家于是把銀盤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裏交割明白月娘

問甚麼人家娶去了王婆道鬼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家

小叔還吃舊窩裡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脚月娘死金蓮以此此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精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



子手裡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斬眼怎肯干休此處方知必用撒潑而葉之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叫

王潮兒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何以別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過門換了孝戴着

不是武大孝新鬆髻身穿紅衣服搭着盞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燭細是武大孝下見是西門天重立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方知冷遇之先有些疑忌絲不

的髮似人揪肉如鈎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兒把前門上了拴後門比雪天金蓮後門何如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

我去罷家裡没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裡吃盞酒武松叫迎兒拏菜蔬擺在桌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

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寫得便道武

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颯的一声响向衣底掣出一把

二尺長刃薄背厚的朴刀來撇鳥一隻手籠着刀靶右一隻手按住俺心左便睜圓怪眼倒豎剛鬚四說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

有頭債有主休推睡裡夢裡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言心殺一人也你酒醉努力弄杖不是耍處亦着武松道婆子休胡說

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猪狗撇又婆若動一動步兒先吃我五七刀子一面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

道迅速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七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之至你那婦人道叔七如何冷鍋中豆兒炮好沒道理你哥七自害心

疼病死了于我甚事說由未了武松把刀子忙檯的插在桌子上

又寫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番碟
見盞兒都打得粉碎特寫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脉被這漢子隔桌
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桌前進速那婆子見勢頭不好
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松大以步趕上揪番在地用
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脚網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不得
又照管口中只叫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
婆子
松道老猪狗我都知道了你賴那個你叫西門慶那厮發我充
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又說自西門慶那厮却在那里又我
你不說時先副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又照到婦人提起
刀來又寫便望那婦人臉上撒兩撒面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
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就淨了起勢跪



在靈桌子前武松喝道淫婦快說那婦人說得魂不附体只得從
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人馬通姦後怎
的踢傷武大心窩王婆怎他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
去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三個怎的王婆聽見只是暗中
叫苦說俊才料你實說了却叫老身怎的支吾又寫這武松一面
就雷削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
陰魂不遠今日武松與你執仇雪恨俱出那婦人見勢頭不好纏
侍大叫又寫被武松向炉內搗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
來了九婦人然後劈腦揪番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髻髻簪環都滾落了武
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直對後用兩隻脚踏他
兩隻胳膊直對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二語將金

瓶內金蓮一結。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遞那時。快把
 刀子去婦人白腹。腹心窩內。只一剗。不意數字都如刺了个血窟
 確那鮮血就冒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閃。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
 口噙着刀子。又寫雙手去幹開他胸脯。撲挖的一聲。把心肝五臟
 生扯下來。血漉漉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又寫血流滿
 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諛的只掩了臉。又寫武松這漢子端的好
 狠也。半日火爆寫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乎。般用一日無常
 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
 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好似初春大
 雪。映伯爵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映東京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
 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古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
 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

衣裳脫去跪靈前

誰知武二持刀殺

只道西門綁腿頑

往事一嗟一場夢

全身不值半文錢

世間一命還一命

報應分明在眼前

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便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
 也割下頭來。收拾擲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藏。用刀插在後
 樓房簷下。又抄那時有初更時分。到扣迎兒在屋裏。迎兒道。叔叔
 我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
 他兒子王潮。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不殺王潮文聽見他娘這邊
 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



保甲那兩隣明知武松惡誰敢向前又映武松跳過牆來到王
 婆房內只見點着灯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
 他衣服撒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
 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都包裹了直寫至此見提了朴刀
 又結越後牆趕五更換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里躲住做
 了頭信上梁山為盜去了此回俱與水正是

平生不作縐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第八十八回

一路寫敬濟不孝處不能竟此篇而令人有拔劍逐之之憤
 是作者特特寫其不孝處以與金蓮待其母相對見一對萬
 惡禽獸也

永福寺如封神臺一樣却不像一對魂旗引去之惡套如武
 大死永福寺念經結穴于永福寺也楊宗保非數內人故其
 念經用素僧子虛又用永福寺僧念經一樣結穴也瓶兒雖
 并用吳道官是結穴于永福寺千金喜捨本為官哥也至梵
 僧藥寔自永福得來自為瓶兒致病之由而西門溺血之故
 亦由此藥起則西門又結穴于此寺至于敬濟亦葬永福玉
 樓由永福寺來而遇李衙內月娘孝哥小玉俱自永福而悟



道他如守備雪娥大姐蕙蓮張勝周義等以及諸殘形怨憤之鬼皆于永福寺脫化而去是永福寺卽封神臺之意但用筆參差矯健真如天際神龍令人有風雲不測之概以視風神真有金矢之別

此回金蓮乃是着一個竟入永福寺又是一樣寫法永福寺中一曰現身之焚僧二曰長老道堅然則其寺可知矣永者湧也福者腹也湧于腹下者何物也作者開卷故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卽此永福寺也所謂報恩寺者生我門也總之和尙出人之門也至于玉皇廟卽黃庭所云靈臺也天府也此吾之心也故云有道人出入蓋道心生也吳道官蓋喻言西門慶等心中無天理無道心也十兄弟在吳道之玉皇廟結盟其兄弟可知故必用進第二重殿轉過一重側門也衆人齊在玉皇廟側門內會吳道可知不是天心而一片冤魂齊集永福寺可知看得過時忍不過也看官今後方不被作者之哄然吾恐作者罪我以此而知我亦以此矣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屍托張勝

詩曰

夢中雖暫見

轉展不成寐

淒淒曉風急

空床常達旦

反覺始知非

徒倚獨披衣

膾七月光微

所思終不歸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去了。不題。且說王潮兒街上叫了保甲來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外衣服丟的橫三豎四。內有金蓮所成者就知是武松殺人，劫財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灑灑兩個死屍，倒在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迎見倒扣在房中間。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刃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此理非尋常之理乃河北真定府棗強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卽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隣保甲，并兩家苦主王潮迎兒、眼同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疊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理看守，挂出榜文。四願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

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兇犯，二人回報到府中。好過春梅聽見婦人

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如此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耍與他觀看，只是不喜歡。直渡日遂使張勝

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且表陳敬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

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翁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敬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趲

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見在他父親陳洪已沒了三日。滿家帶孝，敬濟見他父親靈座，與他

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父母望子母子哭做一



處道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敬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朝廷册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爹得病死在這里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里住着不是常法如今只得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回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敬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回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耽閣却不悞了六姐不如先誑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人子待父母之心如此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未免起眼倘遇小人怎了寧可耽遲不耽錯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隨後和陳定家眷并父親靈柩過年正月同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築坟安葬也是不



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听信敬濟巧言就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母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舅聽說既然如此我仍搬回家去便了一面就合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敬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冤家離眼前後之待老成如此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生為親者明之原來如此便遂逆子之心先休了那个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敢道个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便使從前依人之苦脫口一吐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這敬濟就打了一百兩銀子在腰裏另外又就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

街王婆門首可霎可怪只見門首街旁埋着兩個屍首上面兩桿
鎗交杈挑着个灯笼門首挂着一張手榜上書本縣為人命事凶
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
十兩這敬濟仰頭看見便立睜了只見窩舖中鑽出兩個人來喝
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見今正身兇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
大叔步便來捉獲敬濟慌的奔走不迭恰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
見一個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赶到橋下說道哥哥你
好大胆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敬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識熟
朋友鉄指甲楊二郎順手印出全二人聲喏楊二道哥哥一向不
見那單去來敬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恰才這殺
死婦人是我文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纔見了榜文方



知其故楊二郎告道他是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
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姑夫姚
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如此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
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爲妻小去了完迎見今這兩個
屍首日久只顧埋着只是若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
纔拿住兇犯武松說畢楊二郎招了敬濟上酒樓飲酒與哥揚塵
敬濟見婦人已死心中痛苦不了那裡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盃
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一陌錢帛在紫石街離王婆
門首遠遠的石橋邊叫着婦人潘六娘我小兄弟陳敬濟今日替
你燒陌錢帛只因我來遲了一步悞了你性命却爲你早了一你
活時爲人死後爲神早保作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

在法場上看着副地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與泣燒化了錢紙，敬濟回家開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敬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厮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遊蕩蕩，夜歸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其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敬濟哭道：「我的姐姐，我可知要葬埋你，但恐我父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只恁賴我，倒趁了他機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叫他葬埋你身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倒，不放奴須慢慢再哀告他，則個敬濟與着還要拉着他說活，披他身上。」

一陣血腥氣，撒手掙脫，却是南柯一夢。枕上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說道：「怪哉！我終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剛叫我埋葬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着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

夢中無限傷心事 獨坐空房哭到明

按下一頭，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遁梁山為盜地方，保甲隣佑呈報到官，所有兩個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理。王婆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領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却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補回去只說兇犯還未拿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換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鬢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

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噴喝不敢進來。今仇人武松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洒，雞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與眼無親，你若念舊日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個去處。奴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他掙開撇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金蓮二夢與瓶兒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中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也沒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來回報，正犯兇身已自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這生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

你二人跪下道：「小夫人說那里話，若肯在老爺前抬舉小人一二，便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道：「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叫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不叫你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與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為他費心，想着死了時，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



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歡。今日也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有不
 葬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
 你，我就是一點福星。見今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
 二奶奶，且打靠後。總為春梅得意描寫也說畢，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
 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
 棺材，把婦人屍首掘出，把心肝填在肚內，用線縫上。寫出金蓮之慘用布
 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永福寺里罷。惟金蓮與敬濟直入永福寺是貪此不厭陷溺之尤者那里有空閑地，就叫了兩名伴當，抬到
 永福寺對長老說：這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要一塊地兒葬埋。長
 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里葬埋已畢，走
 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

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老道：堅叫
 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盞酒，一腿猪肉，
 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里
 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
 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
 領了出來，兩班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映後文二日次日
 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
 不在話下。却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抱靈柩
 寄在永福寺，等念經發送歸葬墳內。敬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
 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
 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敬濟只說心中不好，家裡



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不見敬濟道他見母親到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叫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一面他舅舅張團練來看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敘話不必細說次日張氏早使敬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喏二人問道哥哥那里去又是哥哥起頭蓋寫敬濟又一小熱結也敬濟回言先父靈柩寄在城外寺裡明日二十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敬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經畢入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敬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

因捉不着武松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道婦人屍首丟去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材差人抬出城外永福寺去葬了敬濟聽了就如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二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二郎道南門外只有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里有幾個永福寺來敬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日出城運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堅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里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敬濟且不參見他父親靈柩人子續父之禮文如此先拿錢紙祭物至於金蓮坟上與他祭了燒化紙錢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敬濟敬來與

你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繞到方丈內他
父親靈柩跟前燒帛祭祀遞與長老經錢叫他二十日請入衆禪
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襪備辦齋供散濟到家回了張氏話二
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
來家母子過日不題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
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閑着來往車馬人烟
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銀佛
身上扣着數枝灯樹杳黃袈裟風挽袖赤脚行來泥沒踝當時古
人有幾句讚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座參禪講經說法鋪肩若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止起
法門規矩白日裡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有時門首磕光
頭餓了街前打响嘴空色色空誰見衆生離下土去來來去何
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便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
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台山
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
廣種福田捨資才共成勝事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漢自云漢子
想要挑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
雙僧鞋一弔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發
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來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叫那師
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作嬌態高聲叫道那變驢的和尚
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哩必令小玉出落一番

一者為切玉作根二者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
 為幻化時夢中一引也月娘道這和尚化化的你這小
 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恁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
 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玉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
 他怎的把那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
 帽錢米打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小玉道這禿厮好無
 禮這些人站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總見小玉得時寵眷
 月娘道小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個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
 他這個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總見小玉寵眷
 月娘道想這比邱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如說相薛姑子
 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愈轉愈妙月娘引不住
 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也學的油嘴滑舌兒見就說下道兒去了



是偏小玉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禿和尚賊眉豎眼的只看我孟
 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你要度牒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
 去直取一百回說着眾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
 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
 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總去了一段
 娘寵小玉又為小玉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聽眾夢一段取也
 守寡看經歲月深此段益為結交一形也私邪空色久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 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眾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來
 見月娘眾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裏去來怎的影跡兒也不
 來我這里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勞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



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爺家開口與他兒子和北邊徐公公家做親
 娶了他侄女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朝擺大酒席
 忙的連守備府裡咱家小大姐那里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
 哩一語便將近日春梅一邊無數新寵一齊勾出亦如西廂記之
不做周方句也蓋薛嫂連日自有滿肚皮得意殺小夫人之意
 亦如月娘亦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生事敬來
 知其如此也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
 上房里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
 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老小靈柩從正月
 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坡上安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
 不去燒張紙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怎得曉的又無人
 打聽倒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

却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
 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可知殺金蓮者月娘也平日不守本分
 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哩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還是冤
 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
 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拿不着
 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中多少時兒
 就這等大了為雪娥伏線手裡拿出銀子替他買棺材埋葬那守備也
 不嗔當他甚麼人雪娥不知西門家之春梅已經受辱今薛嫂道
 耶嚙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裡歇臥說一句依
 十句一娶了他見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
 間房子住撥不使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他房裡臥了三夜替他

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朝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搵着个孩子如今大小塵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且說銀子手里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語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里備一張祭桌一疋尺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薛嫂兒道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此日月娘有不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叫大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我來月娘道你如今到那里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个月身孕了映老爺好

不喜歡叫了我去已定賞我提着花籠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淫婦說的没个行款兒他賣與守備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真就興起他來這等大道天下總是如此量人可勝月娘道他還有正經大奶奶房裡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倒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說話正是從天降下鈎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為証

曾記當年侍主傍

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浮生空自忙



第八十九回

此回乃散雪娥之由而嫁玉樓之機所以出落春梅也人言此回乃最冷的文字不知乃是作者最熱的文字如寫佳人才子到中狀元時也何則上文如許開熱却是西門開熱夫西門乃作者最不得意之人也故其愈開熱却愈不是作者意思今看他于出嫁玉樓之先將春光極力一描不啻使之如錦如火蓋云前此你在開熱中我却寒冷之甚今日我好時你却又不堪了然而此回却是寫春未便寫玉樓夫玉樓乃作者自喻而春梅則非自喻之人蓋云且見他自家人去反轉炎涼他一番使他一向驕人之念市井短見之昌自家愧恥一番我却不同他一般見識我還要自家愈加做策



不可如他得時便驕縱。故下文方寫玉樓而接筆即寫玉簪之橫。見得我雖乾已終日尚有人羨菲于下不可不謹。則又亡秦之續。故又接寫嚴州李衙內受辱見憂心悄已惟恐如斯時以患難自傲。羞辱自惕。此我之所以處得意者必如此也。設也稍自放逸。求聚強縣夫妻相守讀書。豈可得哉。此作者直是第一等人品。第一等身分。第一等學問。寫出來以示人處富貴之方。然而作者寫西門熱鬧則筆愈放。寫春梅得志則筆蓄鋒鋦而不露。至後文寫玉樓則筆愈斂。而文愈危。是大聖賢大豪傑作用。是故玉簪乃玉樓飾名之物。而即以之為抑玉樓之人。見我到富貴雖呼已名而求下于人。猶恐不盡然也。至于嚴州敬濟固以色迷。而玉樓是以名累。李衙內以利局人。即所以害已。玉樓以計騙人。幾不保其身。吁名利場中酒色局內。觸處生危。十二分斂抑。猶恐不免。若于乾已終日。蓋以此哉。是故我云金瓶一書。体天道以立言者也。

于此回首夾寫大姐歸去一段文字。後文于雪娥文中篇尾又夾寫大姐歸去一段文字。止用首尾帶寫。又是一樣章法。總是收煞之筆也。然此回大姐去兩番。而敬濟終不收。是何故。蓋又作者陽秋之筆。到底放不過月娘也。夫大姐即無寄放箱籠。亦有隨身箱籠。于十七回內明已說搬入上房。乃今止遣大姐獨歸。兩番全不題起箱物。直至後文雪娥逃來。安走蕙秀死敬濟要誓方肯拿出。則月娘之貪刻陰毒無恥已

皆于不言中寫盡然則不為大姐哭當為瓶兒哭也。蘇必幻
化其子方使月娘貪癖刻癖陰毒無恥之癖乃去也。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詞曰

佳人命薄。嘆絕代紅粉。几多黃土。豈是老天運。不管好惡
隨人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遣輕歸去。不平如此。問
天上更不語。一可惜國色天香。隨時飛謝。埋沒今如許。借
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台歌舞。紫陌春遊。綠窓晚坐。姊妹
嬌媚。嬾人生失意。從來無間今古。此回單結金
蓮并結瓶兒

石調翠樓吟

話說月娘次日備了一張桌并冥紙尺頭之類。大姐身穿孝服坐
轎子先叫薛嫂押祭禮到陳宅來。只見陳敬濟正在門首站立便
問是那里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
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敬濟便道我髭髮合的纔是丈母。然則永
福寺內真岳也正月十六日貼門神來遲了半个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
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家沒腳蟹不知親家靈柩來家遲
了一步休恠。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敬濟問是誰薛嫂
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
紙敬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七子子我要他做
甚麼。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怎的說這個話。敬濟道我不要這
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拍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敬濟向前踢了



兩脚罵道還不與我抬了去我把你花子腿誣折了把淫婦鬻毛都窩淨了那抬轎子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去了薛嫂兒沒奈何叫張氏收人祭禮走來回裏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怎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爲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只恨死鬼當初攬的好貨在家裡弄出事來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叫他這等放屁辣臊不怨自己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裏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你不到井裏他好胆子恒是殺不了人透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叫玳安兒跟跟着把大姐又送到陳敬濟家來不想陳敬濟不在家往坟上替他父親添上壹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多上裏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見識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敬濟坟上回家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說我在你家齏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起這大產將西門家私隱隱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于我要寫出不明之處你這淫婦做甚大姐亦罵沒廉恥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對始亦不應如此罵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月娘家教如此無禮被敬濟扯過頭髮儘力打了几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把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

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計將寄放粧套箱籠來家我
把你這淫婦活殺了月娘亦當受此氣以為并兒少屈因恨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

居住每不敢去了這正是誰知好事多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這
里不去不題且說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

紙三牲祭物抬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坟上與西門慶上新坟祭
掃留下孫雪娥和大姐聚了頭看家留一事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

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帶了一事都坐轎子往坟上去又請了吳大
舅和大妗子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壙景物芳菲花

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自謂之麗
日太平風謂之和風太平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暖

天色寒謂之料峭太平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太平
行的路謂之芳徑地下飛的塵謂之香塵太平千花發虛萬草生

芽謂之春信韶光明媚淑景融和太平小桃深粧臉妖嬈嫩柳爆
官腰細膩百轉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太平日舒長

暖燥鶯鶯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
特用許多語出落玉樓端的春景果然是好有詩為証

信乎作者以之自喻也
清明何處不生烟 郊外微風挂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鶯鶯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板 採掘播拽學飛仙

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坟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厨下生起火
來厨役落作整理不題寫得不甚之甚方與贈桃一回作照月娘與玉樓小玉奶子





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庄院賓坐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
 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坟上祭台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
 下紙錢只等吳大妗子原來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約已牌時分
 繼同吳大舅顧了兩個馱兒騎將來總是月娘便說大妗子顧不
 出轎子來這馱兒怎麼騎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同來西門慶坟
 上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自拿一根遞一根與玉樓又遞一
 根與奶子如意兒替孝哥上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妗子月娘插
 在香炉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為人死後為神今
 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和你周歲孩童孝
 哥兒敬來與你坟前燒一陌錢紙你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坟
 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

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拜畢掩面痛哭玉樓向前插上香也深
 深拜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場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兒抱孝哥兒也
 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大妗子都炷了香行畢禮玳安把錢
 紙燒了不題并讓到庄上捲棚內放桌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
 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下陪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
 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也在兩邊打橫列坐寫得不倫不次便
 把酒來斟按下這里吃酒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裏也上坟先是
 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
 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
 清明寒食燒紙因此哭醒了知已者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場
 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坟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

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坟你
 叫伴當抬些祭物往那里與你娘燒分紙錢也是好處到次日守
 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運往城南祖坟上那里有大生院
 廳堂花園享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
 路上坟要子去了。映前便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姑子吃了回酒
 恐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杏花村酒樓
 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里設放桌席筭候又見大姑子沒轎
 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馱
 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
 坟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鬧鬧喧喧不知有多少正走之間
 也是合當有事遠上望見綠槐影裏一座庵院蓋造得十分齊整

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間
 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下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前殿聲風
 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巍栽旛竿高峻
 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
 炉內香烟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
 通羅漢殿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拾千金
為今日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
 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幾百兩銀子在這寺中
 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映月娘向大姑子說咱也到這寺裏看
 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少沙彌看見報於



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見了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俱參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吳大舅請開長老道號，那和尚答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眾僧行，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時坐禪。」分明點出梵僧見西門以此而死與四方檀越各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眾菩薩請坐。月娘道：「不當打攪長老寶刹，一面拿出五錢銀子，叫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稍坐，畧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下桌兒，奉上素菜齋



食餅餽上來。那和尚在傍陪坐，纔舉筋兒，讓眾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雨也一般報與長老。如此寫來方纔得起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去了，再款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明細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箇七汗流滿面，衣衫皆濕。映春梅性急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萬勿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坟上，忙將祭桌紙錢來擺設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



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以前下轎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
慌不忙來到坟前擺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
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若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
奴隨問怎的也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耽誤了你悔已是
遲了說畢令左右把錢紙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不已吳月
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山門迎接又不見
進來問小和尚小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个姐姐新近葬
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
也不見的無嫌人便如此月娘道他那得个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
和尚這府里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龐前日與了長老四五
兩經錢叫替他姐姐念經荐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他爹說春梅
娘家姓龐叫龐大姐真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來分付小沙
彌快看灶茶不一時轎子抬進方丈二門裏絕下月娘和玉樓眾
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
梅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粉粧玉琢頭上
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粧花襖下着翠藍縷金
寬闊裙子掛着玉瑣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玉髮羅裁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髻後雙拖紅綉
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眉前搖响玉玎璫
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粧成脖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
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閒雅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
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府瓊姬離碧漢宛如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讓春梅坐下為炎涼一長吐惡氣長老見已畢小沙弥拿上茶來長老遍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知小奶奶來這里祭祀有失迎接萬望恕罪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荐補那和尚說小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禮施小僧請了八衆禪僧整做道場看經禮懺。日。晚。夕。又。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焚。化。道。場。圓。滿。總。打。發。兩。位。管。家。進。城。宅。裡。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鐘。盞。來。長。老。只。顧。在。傍。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眾。人。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裏。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不。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娘。子。在。



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長月娘又不肯出來有嫌人便如此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去了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颺磕下頭去慌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比折殺老身人情如此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益殺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月娘玉樓亦欲還禮人情如此春梅那里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裡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

沒曾看你你休怪氣一吐春梅道好奶奶奴那里出身豈敢說怪
不垂別淚此時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
反欲垂淚矣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

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平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
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

帽兒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兒抱
着孝哥兒真個與春梅唱個喏把月娘歡喜的要不得寫月娘真

玉樓說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
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裡一場

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挂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月
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里作者此時醜話月

娘盡情放筆矣

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是潘六姐死了多虧姐
姐如今托他埋在這里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醜盡吳大妗子道

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葬理了醜盡你逢節令題念他
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拍舉我來今日他

死的苦這般拋露丟下恁不埋葬他醜盡月娘將一部隱筆所寫
也說畢長老叫小和尚放桌兒擺齋上來兩張八仙桌子蒸酥

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眾人吃
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

里要往金蓮坟上看看替他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見月娘不動
身醜盡月娘夫不動身在金蓮拿出五分銀子叫小沙彌買紙去

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里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



子通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坡上見二大坡
堆一堆黃上數柳青蒿美人黃土千古傷心上了根香把紙錢點
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理在這裡今日孟三姐悞到寺中
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放聲大哭典自己非
那奶子如意見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老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
方丈內和春梅說話叫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說了他如意見
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坡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
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
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桌子布瓶內篩上酒來銀鍾牙筓請
大奶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都在兩邊打橫
寫得月娘醜絕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忽見兩個



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爹在新生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碟
要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春梅不慌
不忙將前西門家無數寫春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一人應諾下來
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大奶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着實打攬
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里肯放只顧合左右將
大鐘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休要斷了這們
親路醜盡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的好日子奴往家裡走走去
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見就勾了怎敢起動你醜絕為炎涼容
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勻了你大奶子沒轎
子十分晚了不好走的春梅道大奶子沒轎子我這里有跟隨小
驢兒撥一疋與奶子騎送了家去大奶子再三不肯辭了方一面

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長班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道往新庄上去了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

豈可人無得運時

第九十回

此文發脫雪娥到守備府也一篇文字總是在打牆扳兒兩間話結語上結穴蓋爲春梅發泄寒徹骨之鬱結也而月娘使被逐之奴復歸且全不防閉門戶是又在作者陽秋之內矣作者何恨月娘至此而蕙蓮公案至此又結

開手寫李衙內間玉樓若是俗筆自應接寫玉樓愛嫁着他接手卽入雪娥事真令玉樓事似絕不相干下回却又一筆勾轉既爲玉樓抬高身分又爲衙內遙寫相思而行文亦真有蝶穿花徑鶴舞雲衢之妙不是一直寫去如三家村冬烘先生講日記故事

此一回寫雪娥一生點滑故至此也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借府

詩曰

菟絲附蓬麻

引蔓原不長

失身與狂夫

不如棄道傍

暮夜為儂好

席不暖儂床

昏來晨一別

無乃太匆忙

行將瀕死地

老痛迫中腸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
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_{玉樓}酒樓下邊人烟熱鬧高阜去處
幕天席地設下酒館等候多時了遠望月娘眾人轎子馬子到



了問道如何這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
不一時斟上酒來眾人坐下方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來人
烟喧雜月娘眾人躡着高阜把眼觀看只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
教師走馬耍解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壁
_{心與理如}年約三十餘歲見為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
_{合璧也}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鞠常在三五兩巷中走人稱他為李浪
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絹衣裳頭戴金頂纏棕小帽脚踏乾
黃靴同廊吏何不韋帶領二三十好漢擊弓彈吹筒毬棒在於杏
花庄大酒樓下看教師李貴走馬賣解監肩揸隔壯帶輪鎗舞棒
做各樣技藝頑耍引了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諱名號為山
東夜叉_{已伏}頭戴萬字巾身穿紫窄衫銷金裹肚坐下銀鬃馬手



執朱紅桴明鎗背插招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往來賣弄手
段這李衙內正看處忽抬頭看見一簇婦人在高阜處飲酒內中
一個長條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
言心內暗道不知是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
的小張閑架兒來必用間人方知端的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听那三
箇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的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應諾雲
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
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姪子一個五短身材是他
大娘子吳月娘那箇長條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箇娘子姓孟
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听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
小張閑不在話下吳月娘和大舅衆人現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

令張安收拾了酒盒上轎騎馬一徑回家有詩爲証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里月娘衆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
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
的過來那時賣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
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担兒說道我
不會磨鏡子我只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
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
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
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裡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几年

在那里來出落得怎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回原籍徐州家裏閉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路里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舖學會了此銀行手藝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舖叫我挑副扣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每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楚門躑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是你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担兒裏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担兒挑入裏邊院子裏來打開箱子用盤兒托出几件首飾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大姐與雪娥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拏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翠各樣大翠髮花翠翹滿冠并零碎

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壽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太娘不在家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坟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裏就聽見人說爹死了大娘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掌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又人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个諾來昭也在跟前同敘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担出門到晚上月娘眾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眾人了頭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担毒不上僱了匹馬兒騎來家打發抬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

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備每
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誤打誤撞遇見他娘兒每又認同了親
醜絕先是寺裏長老擺齋吃了落後他又叫伴黨擺上他家的四
五十攢盆各樣菜蔬下飯飾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與
了他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
又且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說來口角處出
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時在咱家時我見他比家了
鬢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沈穩就是个材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
恁般造化將上文無數寫孟玉樓道姐也問他我問他來果然
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裏孩兒守備好不
喜歡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王樓別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



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他又在這里學會了銀
匠挑着担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認得了買了他几村花
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坟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叫他等着
我來家又是雪娥道俺每叫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
意見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
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夾口搵
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冷了
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裏的緊上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
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坟上誑了他來了寫月娘真是十那等分付
叫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小玉姐看着
只抱了他到那里看七就來了九時說着他來月娘道還要說嘴

看那看見便怎的，却把他說了，卽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
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脈息，摸了身上，說着了些驚寒，撞見邪祟了。
懷妨乎留了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分付妳子抱着他熱炕上睡到
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與了他
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一家子慌的要不起，倒七整
亂了半夜，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担兒來到西門慶門首，
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叫我來取
銀子，就見七大娘來，道你一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
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一夜好，不小心，今日纔好些。那得
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
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

頭。月娘道：「几時不見你，就不來這里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
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月
娘如此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
媳婦兒生生逼勒的吊死了，將有作沒把你墊發了去。今日天也
不容他往那去了。」月娘如此無禮，真是不可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
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拏出來瞧，揀
了他几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戥子稱了，與他叫他
進入儀門裏面，分付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盤點心，叫他吃。那
雪娥在厨下一力搗搗，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
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眾人歸到後邊去。如此無禮，雪娥猶自悄悄
和他說話，你常七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叫來昭嫂，子對你說。

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墻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閑不開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裏等到晚夕蹀着梯檣越過墻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回還有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歡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桃粗兒出門正是不着家袖弄不着家鬼有詩爲証

閒來無事倚門開

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声語

故把秋波送几番

這來旺兒歡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担兒出來賣生活慢慢楚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那來昭便說旺哥稀罕好些時不見了你來旺兒笑道不是也不來裡邊雪姑娘少



我兒錢生活銀討上來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裏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嫂子白日後邊上灶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銀子取盞酒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鉄棍兒過來那鉄棍兒起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盞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疏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裏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要打壺酒咱兩日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領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裏邊雪

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每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你休推睡裏夢裏，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叫我呷一呷，俺替你每須耽許多利害。寫人情便那來旺便跪下道：只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文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來昭屋裏窩藏，待夜裏開了儀門，後邊人歇下，越牆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為証。

報應本無私

影嚮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無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已不到晚，復到來昭屋裏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知的，直待的大門閉了，後邊儀門

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箇暗號，見只听牆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踏着梯，棧黑影中扒過粉牆，雪娥那邊用橈子接着，兩個就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兩個相撲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曠夫寡婦，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纓鎗強壯，儘力弄了一回，樂極精來一泄如注。比藏春場何如幹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几兩碎銀子，兩件皮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款與你，此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里曲灣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里去，遲些時着無動靜，我帶你往原藉家裏買几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

量已定這來旺就作別雪娥依舊扒過牆來到來昭屋裏等至天

明開了大門擦身出去到黃昏時分看他扒過牆跳過牆去比西又來門首捲八來昭屋裏晚

冬依舊跳過牆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

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已

月娘守家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娘看老哥兒出花兒心中不

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

中元宵鬼被蔽濟娶了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伏

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点一大包釵環頭

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

屋裏等候兩個要走来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

鴨兒若大姐知道開我要人怎了不知你每打房上去就躡破些

瓦還有踪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箇銀折盃一根

金耳釵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裝月

黑之時隔房扒過去來昭夫婦又飾上兩大鍾煖酒與來旺雪娥

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胆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拏着一根番躡

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步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

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听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

跳下去後却叫雪娥躡着他肩背接樓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

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傾問往那裏去的男女雪娥便說慌了

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

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香的

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



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不的一聲拉着雪娥往前
飛走走對城下城門纔開可知是黑夜出來打人關裏挨出城去轉了几
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箇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几家人家都是矮
屋低廈到於屈姥姥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上纔起
來開了門見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
旺說這婦人是我新葺的妻小姨娘這里有房子且借一間寄住
些時再葺房子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上得了
銀子只得留下他兒子屈錫錫者三足錫也自見鄭旺夫妻二
人帶着許多金銀首飾東西夜晚見財起意就掘開房門偷盜出
來去要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
之事贓物見在卽差人押着屈錫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



都拴了那雪娥說的臉蠟查也似黃了換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
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烘動了一街
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的小廝來
旺兒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惠蓮公案如此歸結又被這屈錫
擒摸了今事發見官當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
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七秋兒見廂內細軟首飾都
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
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要便晚夕悄悄偷走
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來照你看守大門人出去
你怎不曉的來照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逆奴都有如此說話
落後看見房上瓦躡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躡訪

只得按納含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鎔夾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鍾二個，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對，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比牆頭屈姥七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鎔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七當下都當官撥了一撥，屈姥七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叫人通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污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文字亦無打發了差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後回之筆。



辨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听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辨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灶，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寫雪娥出醜者為此一句，益春梅吐氣，雪能不受辱乎？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灶，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子，并二奶子，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裏縷金床上，錦帳之中，纔起來。極力一抬手，下了頭，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是春梅不換將當植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扯去了，鬚髻剃了，土蓋衣裳，打入厨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

娥听了暗叫苦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
既在地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了
艷服滿臉悲慟往厨下去了有詩爲証

布袋和尚到明州

策仗芒鞋八處遊



五
井
天
圖
書

